國朝文類卷第四十四

雜著

讀易私言　　許衡

初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爲矣或恐其不安於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愞弱昏滯不足以趨時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無應則或困於弱有應則或傷於躁坎無應而凶頤有應而凶之類也大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豫利坎恒困井旅小過未濟剛健而致凶者惟頤大壯夬而已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上

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此

艮六居初者凡八陰柔處下而其性好止故在謙則合時義而得吉在咸則感未深而不足進也以是才居遁則後於人而有厲然位卑力弱反不若不往之爲愈也蹇之時險在前也止而不往自有知幾之誉勉於進則陷乎險也艮以止於初爲義故但戒以利永貞漸之才宜若此

也雖小子有言於義或何咎旅雖有應而不足援也斯其所以瑣乎小過宜下而反應於上斯其有飛鳥之凶乎柔上之才大率不宜動而有應動而有應則應反爲之累矣謙最吉小過最凶

坤六居初者凡八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積甚著故其處比與否之初也皆獲吉豫有應在上是動於欲而不安其分也凶亦宜乎

二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乎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

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之皆爲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其大若此故於時義爲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究而言之凡爲陽者本吉也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有害乎其吉矣雖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保其吉也必中能趍時義然後其吉乃定凡爲陰者本凶也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乎其凶矣苟或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者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者其凶也必也不正不中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

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

凡陽本吉凡陰本凶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害乎吉矣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保其吉也必當位居中能趍時義然後其吉乃定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其凶矣失正矣或能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一本究而言之以下文少不同

故重錄如上以備參考

乾九二九剛健之才也而承乘又剛健是剛健之至也處陰得中有溥博淵泉時出之義臣才若此其於職位蓋綽綽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有可久之義得中則有適時之義兼二者而得雖無應可也況六五虛中以待已者乎此八卦所以無悔吝而有應者尤爲美也

兌九二兌之九二剛而得中也雖上承於柔邪不足爲累此以得中之義爲務也獨節之爲卦自有中義所不足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以免於凶乎

巽九二兌之中以剛爲說巽之中以剛爲入皆有才適用之臣也然兌務於上上一陰爲主巽務於下下一陰爲主其勢有所不通如井之義貴於上行也而九二無應徇已才而下之違時拂義人莫肯與以谷射甕敝取象其亦宜乎

坎九二下柔險之始也上柔險之極也而已以剛陽之才獨處中焉是已無賴於彼而彼有待於已也加以至尊應之則險道大行不爾則幾於困矣大率有應而道行則以貞幹之義爲重

無應而處中則以須守之義爲重錯舉而言則
卦才皆備焉
坤六二否之時不爲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爲逸
欲所牽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六二居中履
正且又靜而順焉宜其處此而無敗也雖然創
物兼人陽之爲也柔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
德而遇剥觀則剥傷於柔而觀失於固矣夫何
故時既不同義亦隨異此六爻所以貴中正而
中正之中又有隨時之義也
震六二六二陰柔在動體雖居中履正然下
乘剛陽成卦之主其勢不得安而處也非惟其
勢不得安而處抑其資性亦不肯安其處也或
上應或下依有失得之辨焉復無應而下仁吉
之道也過此則違道而非正矣順隨益之方受彼
也上下之來又何患焉无妄之世方存誠也或
應或依祇足爲累他卦皆以乘剛之義爲重也
屯震噬嗑大率處則乘剛動有得失非坤二柔中之
比也
艮六二以剛處上以柔處下尊卑之勢順也艮
之大體既備此象矣而六二又承剛履柔居中

得正宜其處諸卦而無過也雖然柔止之才動
拘禮制若當大有爲之時則有不可必者固在
蹇未能濟處艮莫能止究其用心忠義正直終
不可以事之成否爲累也

離六二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爲之才也然其
明照各滯一偏唯六二中正見義理之當然而
其才幹有不逮其明者甚矣才智之難齊也得
有應於上則明有所附矣然非剛之善用明實
明之能自用也大抵以剛用明不若以明用剛
之爲順故八卦應五附三其勢略等而離之
五有應於下者爲最美也

三卦又六位唯三爲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
非平易安和之所也故在乾則失於剛暴在坤
則傷於柔邪震動而無恒巽躁而或屈離與艮
明止係於一偏坎與兌險說至於過極皆凶之
道也然乾之健雖不中也猶可勝任坤之順雖
不正也猶能下人二者之凶比他爻爲少緩若
夫坎之與兌以陰處陽以柔乘剛不中不正悖
忤時義其爲凶也切矣是知乾坤爲輕坎兌爲
重總而論之亦曰多凶而已矣

乾九三過剛而不中難與義適然以其有才也故諄諄焉戒命之曰夕惕曰敬慎曰艱貞庶乎有可免者不然則用所偏而違乎義矣凶其可逃乎

四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以柔居之則有順從之美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須問居五者陰邪陽邪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順以陽承陰則得於君而勢逆順則無不可也勢逆則尤忌上行上行則凶咎必至離之諸四皆是也震則四爲成卦之主才幹之臣也是動而知戒是以有補過之道以陽乘陽以陰乘陰皆不得於君也然陽以不正而有才陰以得正而無才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於寡欲故乾之諸四例得免咎而隨之四夫之四有凶悔之辭焉無才而得正則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以有應爲優無應爲劣獨坤之諸四能以柔順處之雖無應援亦皆免咎此又隨時之義也

乾九四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焉故不難於趨義又上卦之初未至過極故多爲以剛用柔之義以剛而用柔是有才而能戒

懼也有才而能戒懼雖不正猶吉也

兌九四處下而說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說則有慕爵之嫌初九雖無應猶可也九四雖有應尚多戒辭也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者無不吉而無應者亦有免之之道云

離九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其有才而敬慎故也火性上炎動成躁急非惟不順君之所用且反爲君之所忌也恣橫專愎鮮有不及唯噬嗑之去間睽離之相保與羈旅而親寡之時取君義爲甚輕故其所失亦比他爻爲甚緩

究而言之固非本善之才也

震九四離之成卦在乎中故以中爲美震之成卦在乎下故以下爲貴若是則震之九四乃才幹之臣也君之動由之師之動亦由之其功且大矣其位已逼矣然而卒保其無禍者何哉蓋震而近臣君有戒愼恐懼之義以陽處陰有體剛用柔之義持其術以往其多功而寡過也宜乎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以久居其所也久居其所則勳德反下此恒之所以戒於田無禽歟

巽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才能承君也以是而處每堪其任故八卦皆無凶悔之辭坎六四其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中正之君畧與巽同然又有險之性焉此以處多懼之地則宜矣故八卦亦無凶悔之辭一作陰承陽其勢已順而其才質且能周還曲折不違於正道是宜處多懼而無咎也

艮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已身得正而於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剛陽之才而後可以成功故離九應之則終得婚媾震九應之則順旋吉至於止乾之健納兌之說皆可成功而有喜不爾處剥見凶處蒙蠱見吝矣艮以能止爲義能止其身則无咎可也

坤六四坤之六四不問有應與否皆無凶咎蓋爲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無以事君也

五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諸爻之德莫精於此故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重厚而順未或有先之者至於坎險之孚誠離麗之文明巽順於理艮篤於實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獨震忌強輔兌比小人於君道未善觀其戒之之辭則可知

乾九五剛健中正得處君位不問何時皆無悔
咎惟履之剛決同人之私暱不合君道故有厲
有號咷也
兌九五下履不正之強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
君之善道也然以其中正也故下有忌而可勝
上有說而可決大哉中正之爲德乎
離六五強輔強師而六以文明柔中之才而麗
之悔可忘也事可濟也然更得九二應之爲貴
故大有睽鼎未濟皆吉而佗卦止以得中爲免
耳

震六五九四陽剛不正之臣爲動之主而六五
以柔中乘之其勢可嫌也得九二剛中應之其
勢頗振動故恒大壯解歸妹比他卦爲優而豐
之二五以明動相資故其辭亦異焉勝於豫震
小過之无應也
巽九五以巽順處中正又君臣相得而剛柔相
濟相得則無內難相濟則有成功不待於應自
可无咎應則尤爲美也以巽順之道處中正之
位君與臣相得也剛與柔相濟也相得則無內
起之難相濟則有成功之理不待於應而自能

无咎也

坎九五以剛陽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可以有爲也然適在險中未能遽出故諸卦皆有須待之義夫能爲者才也得爲者位也可爲者時也有才位而無其時唯待爲可待而至於可則无咎矣

艮六五君輔皆柔且無相得之義本不可有爲也以六有靜止得中之才上依而下任也故僅能成功然非可大有爲也更或無應是不得於臣又不得於民於君道何取焉

坤六五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中有君人之度焉得九二剛中應之則事乃可濟故師泰臨升或吉或无咎而佗卦則戒之之辭爲尤重蓋柔之才不克大事且鮮能永貞故也

上上事之終時之極也其才之剛柔內之應否雖或取義然終莫及上與終之重也是故難之將出者則指可由之方（否解困渙未濟）事之既成者則示以可保之道（蠱无妄頤家人革漸）

隨時甚足貴也（隨離）

臨艮時過適則難行也（乾坤小畜泰節中孚大過恒益巽兌小過既濟）

義之善或不必勸則直云其吉也大有剥大畜遯睽鼎勢之惡或不可解則直云其凶也屯訟比噬嗑復坎明夷夬歸妹豐旅巽小過既濟有始不得志而終无悔吝者同人姤始饜其欲而終有禍敗者旅因其偏而用者才尚可也蒙晉升反其常而動者事已窮也師謙賁損質雖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則猶告之豫大壯益震節位雖處極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諭之需蹇艮有成終之義故八卦皆善蒙蠱賁剥大畜頤損艮履係於所履觀係於所生吉凶不敢主言也大抵積微而盛過盛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六爻教戒之辭唯此爲最少太傳謂其上易知豈非事之已成乎

東西周辨　吳澂

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昔武王正都鎬京而東定鼎於郟鄏周公相成王宅洛邑營澗水東瀍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又謂之東都實郟鄏於今爲河南又營瀍水東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爲洛陽自武至幽皆都鎬京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又嬖褒姒生伯服欲立之黜宜臼申侯以

鄙及犬戎入寇武王諸侯遂犬戎與申侯共立宜
曰是爲平王畏犬戎之逼去鎬而遷東都平以下
都王城曰東周幽以上都鎬京曰西周此以前後
建都之殊而名也自平東遷傳世十二而景王之
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猛東居于皇晉師納之入
于王城入之次日猛終丐及踰半期而子朝又入
王辟之東居于狄泉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
狄泉曰東王越四年子朝奔楚敬王雖得返國然
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
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
爲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周之
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
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是爲東周惠公父子同謚以鞏
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仍襲父爵居
于王城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
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
爲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爲二二周公治之
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
公卒子傑嗣慎靚以上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遷于
西周即王城舊都也史記云王赧時東西周分治今按顯王二年已分爲二不

待此特矣其後西周武公卒子文君嗣王五十九年秦滅西周西周公入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年周民東亡秦遷西周公於𤞷狐聚又六年秦滅東周遷東周公於陽人聚此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爲西周對洛邑爲東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之中以王城爲西周對成周爲東周而言也大槩周三十六王前十有二王都鎬京中十有三王都王城王城對鎬京則鎬京在西而王城在東其東西之相望也遠季十王都成周赧一王都王城王城對成周則成周在東而王城在西其東西之相距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今以西周稱矣周末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都而名王則或東或西東西之名繫乎公不繫乎王也邵子經世書紀赧王爲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而西周公無聞焉則直以西爲王東爲公矣知東之有公而不知西之亦有公也知王之在西而不知赧以前之王固在東也戰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豈無意哉二周分治以來顯王愼靚王二代五十餘年王於東赧一代五十餘年王于西先東後西順其序也

近有縉雲鮑彪註謂西周正統不應後於東周并之爲首卷於西著王世次於東著公世次蓋因邵子而誤者既不知有西周公且承宋忠之謬以西周武公爲赧王別謚反以徐廣爲疎是未嘗考於司馬貞索隱之說鮑又云赧徙都西周西周鎬京也嗚呼鎬京去王城成周八百餘里自平王東遷之後不能有而以命秦仲曰能逐犬戎即有其地鎬之於秦已四百年於茲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之北虎狼所穴而王得往都于彼哉高誘註曰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辭旨明甚鮑注出高誘後何乃以西周爲鎬京也乎鮑又云郟鄏屬河南爲東周殊不思此昔時所謂東周也於斯時則名西周矣斯時之西周與鎬京郟鄏對稱西東者不同顧乃一之何歟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夫鮑氏之於國策其用心甚勤而開卷之端不免謬誤如此讀者亦或不之察也與夾谷士常程鉅夫偶論及此二公命筆之遂爲之作東西周辯

改月數議

張敷言

或謂三代改正朔無異議月數之改諸儒議論不

一學者病焉亦嘗考之乎曰夏商之制世遠無文不可深究周制尚可得而言之謂不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詩甚明謂之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孟子書七八月之間旱春秋正月日南至二月無氷之類是也然則無定論乎曰有間者伏讀春秋至春王正月竊有疑焉夫正月固王之正月如後世史書正月即時王之正月也何假稱王竊意必其別有所謂正月者故稱王以別之及讀僖五年晉獻公伐虢以克敵之期問於卜偃荅以九月十月之交考之童謠星象之驗皆是夏正十月而其傳迺書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又襄公三十年絳老人自實其年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于今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稱正月亦是夏正寅月孔疏甚明文多不載考之老人所歷正七十三年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日當盡丑月癸未其傳迺書在二月其改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併是周人一則對君一則對執政大夫其歲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月日何故舍時王之正月月數而言夏正哉聽之者亦何故都不致詰即知爲寅月起數哉因是以

知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朔授時凡筆之於史冊者即用時王正月月數其民俗之歲時相語之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爲無疑周人之詩孟子之書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諸儒之論各執所見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沒而不書主不改者遇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録終不能曉然相通以祛學者之惑曰周以子月爲正爲一月信矣以爲春乎曰然寒暑反易可乎曰未也先王之制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易衣色殊徽號新民之耳目以權一時之宜非謂冬必爲春子之一月便可祈穀上帝矣便可犧牲不用牝矣曰有未安乎曰固也不然夫子不曰行夏之時矣周公作禮正月之後不復曰正歲矣（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最可考既以寅月爲正歲則子月爲權宜得矣）說正歲者不謂夏得四時之正殷周不得矣必有復以子丑之月爲正者矣（唐武氏雖嘗以子月爲歲首斗建曰子謂必其筆之史冊者則正却未嘗改時月朔宗紀月但行一年耳）用時王正月月數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蔡氏以爲殷正月者果何月乎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則嗣王祗見及太甲篇之嗣王奉歸舉不在

正月乎曰後世嗣王服考之嗣命固有常儀何待
正月而放桐之事又人臣大變周公之聖猶被流
言阿衡之心爲何如哉朝而自然夕當復辟尤不
須於正月也況正月但書十二以虞書上日正月
朔旦及秦漢而下例之殷不其獨無正乎曰秦以
亥正猶稱十月不亦同乎曰秦正之謬安足取法
蓋秦於寅月書正歲首十月其制又異不若殷之
全無正也曰或者謂用夏正故卜偃老人之言如
此則又何說也曰是又不然老人之言在晉文伯
後客或有之卜偃老人之言迺獻公之世是時篡

國日淺二軍如備八王賜一軍立一軍晉文未興齊桓尚
在雖嘗滅耿滅霍小小得志方朝周納貢之不暇
獻公滅虞歸其職貢其亡亦何故毀冠裂冕更姓改物而用夏
正哉然則愚之所見爲有據而春王正月之一辭
今古諸儒不敢輕議者固著明矣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四

雜著

故物譜

元好問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五代寫本爲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爲超絶先大夫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賣宣和内府物也銅碌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錢一天禄一堅重緻家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

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
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
春秋三史莊子文選等尚千餘冊并畫百軸載二
廐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
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
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
時之遺也往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
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
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
亡其綴緝裝褙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有之維
彝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却後
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爲恨也或曰物之閱人多矣
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爲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豪
奪遺譽敗履惻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
草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
至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玄之愛玩王
涯之固護非不爲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爲大有
力者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卹哉予
以爲不然三代鼎鍾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
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爲

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爲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列禦寇之說盛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況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內外之辨矣道不同不相爲謀使渠果能果而忘衣飢而忘食以游於方之外雖眇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媿斯可矣亦何必即空以遺累矯情以趨達以取異於世耶乃作故物譜

辯遼宋金正統　脩端

歲在甲午九月望日東原諸友會于孫侯之第語及前朝得失之事坐客問云金有中原百餘年將來國史何如或曰自唐已降五代相承宋受周禪雖靖康間二帝蒙塵緣江淮以南趙氏不絕金於宋史中亦猶劉石符姚一載記爾衆頗惑焉愚曰正閏之論端雖不敏請以本末言之夫耶律氏自唐以來世爲名族延及唐末朱温篡唐四方幅裂遼太祖阿保機乘時而起服高麗諸國并燕雲以北數千里與朱梁同年即位是歲丁卯至丙子建

元神冊在位二十年其子德光嗣位是歲丁亥唐明宗天成二年也德光後號太宗當天顯十一年河東節度使石敬塘爲清泰帝來伐遣使求救于遼奉表稱臣仍以父禮事之太宗赴援因以滅唐石氏稱晉遂以燕雲十六州獻于遼仍歲貢帛三十萬疋天福七年晉高祖殂出帝嗣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遼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與遼抗衡太宗舉兵南下會同九年入汴以出帝爲負義侯遷黃龍府石晉遂滅大同元年太宗北還仍以蕭翰留守河南劉知遠在河東乘間而發由太原入汴自尊爲帝及乎宋受周禪有中原一百六十餘年遼爲北朝世數如之雖遼之封域褊於宋校其兵力而澶淵之戰宋幾不守因而割地連和歲貢銀絹二十萬兩疋約爲兄弟仍以世序昭穆降及晚年遼爲翁宋爲孫及至天祚金太祖舉兵平遼克宋奄有中原三分之二子孫帝王坐受四方朝貢百有餘年今以劉石等比之愚故不可不辯也夫劉淵石勒皆晉之臣庶叛亂國家以臣伐君縱能盜據一隅僭至姚泓終爲晉將劉裕所虜斬建康市茲作載記理當然也完顏氏世爲

君長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皆爲敵國素非君臣若如或者所言金爲載記未審遼史復如何爾方遼太祖神冊之際宋太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已即帝位固難降就五十年之後包于宋史爲載記其世數相懸名分顛倒斷無此法既遼之世紀宋不可兼則金有中原尤難別議以公論處之據五代相因除莊宗入汴復讎伐罪理勢可觀外朱梁篡逆甚於王莽石晉因遼有國終爲遼所虜劉漢自立父子四年郭周廢湘陰公而立[illegible]代之[illegible]南史內朱梁名分猶恐[illegible]

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奪復承晉統加之世數名位遠兼五季與前宋相次而終當爲北史宋太祖受周禪平江南收西蜀白溝迤南悉臣于宋傳至靖康當爲宋史金太祖破遼克宋帝有中原百餘年當爲北史自建炎之後中國非宋所有宜爲南宋史或曰歐陽氏宋之名儒也定立五代不云南史當時想曾熟議柰何今復有此論乎愚曰歐陽氏作史之時遼方全盛豈不知梁晉漢周授受之由故列五代者欲膺周禪以尊本朝勢使然爾及作十國世家獨曰周漢之事可謂難矣歐陽公

之爲是言歐有旨哉愚讀李屏山詠史詩詠五代郭周云不負先君持節死舉朝唯有一韓通蓋嘗驚哀此詩命意宋自建隆以來名士大夫論議篇什不爲不多未嘗一語及此非不能道也蓋禘之說也故列五代者良可知矣隋季文中子作元經至晉宋已後正統在中原而後大唐南北一統後至五代天下紛擾無由再議降及今日時移事改商確前人隱約之迹當從公論或者又曰金有中原雖百餘年宋自建隆于今幾三百年況乎今年春正月攻陷蔡城宋復甘心讎固可以兼金矣愚曰

元魏齊梁世數已遠恐諸公不以爲然請以五代周漢之事方之漢隱帝乾祐三年遇弒太后詔立河東節度使旻之子贇爲廢爲湘陰公旻遂即帝位于晉陽終旻之世猶稱乾祐旻係劉高祖母弟其子承鈞孫繼恩繼元皆相繼立凡二十八年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始滅之夫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則郭亦不當稱周固當爲閏宋太祖不當曰受周禪傳至太宗方承東漢之後歐陽不合作五代史合作四代史司馬光通鑑當列東漢爲世紀歐陽不宜作十國世家嗚呼國家正閏固有定論不

圖今日輕易褒貶在周則爲正在金則爲閏天下公論果如是乎況蔡城之亡蓋大朝征伐之力宋之邊將專權率意自撤藩籬快斯須之忿昧脣齒之理延引強兵深入遵徽宗之覆轍媒孽後禍取笑萬世何復讎之有宋自靖康已來稱臣姪走玉帛歲時朝貢幾于百年豈期今日私論遽稱尊大復如是乎金泰和間南宋寒盟起無名之師侵漁唐鄧宿泗章宗分遣應兵其淮漢川蜀之間大爲所破宋遣臣方信孺等卑辭告和請叔爲伯進增歲幣獻臣韓侂胄之首至于闕下是時中原連年

蝗旱五穀不登山東尤甚章廟深用自責每以偃兵息民爲念嘗詔百官議曰朕聞海陵有言我國家雖受四方朝貢宋猶假息江左亦天下兩家邪故有親征之行去歲宋人兵起無名搖蕩我邊鄙今已敗衂哀懇告和朕思海陵之言宜如何爾時臣下有希意者進曰向者靖康間宋祚已衰其游寇餘寇今雖據江左正猶昭烈之在蜀不能紹漢氏之遺統明矣於是宋金和議遂定此乃當時繼好息民之大略非後世正閏之定論也夫昭烈之于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其族屬疏遠不能紀錄

高宗乃徽宗之子在有江南似與昭烈頗異若以
金史專依泰和朝議爲承宋統或從今日所論包
爲載記二者俱非公論也或者又曰遼之有國僻
居燕雲法度不一似難以元魏北齊爲比愚曰以
此言之膚淺尤甚若以居中土者爲正則劉石慕
容符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
以有道者爲正符秦之量雄材英略信任不疑朱
梁行事篡奪內亂不得其死二者方之統孰得焉
夫授受相承之理難以此責況乎泰和初朝廷先
有此論故選官置院刱修遼史後因南宋獻戚告
和臣下奏言靖康間宋祚已絕當承宋統上乃罷
修遼史緣此中州士大夫間不知遼金之興本末
各異向使遼史早成天下自有定論何待余言坐
客愕然曰數百年隱顯之由何其悉也幸請書之
以備它日史官採摭云爾

讀藥書漫記 二條

劉因

人秉是氣以爲五臟百骸之身者形實相孚而氣
亦流通其聲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
若汎然然其在我而固其類者固已脗焉而相合
異其類者固已怫然而相戾雖其人之身亦不得

而自知也如飲藥者以枯木腐骨蕩爲薑粉相錯合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之焉蓋其原一也故先儒謂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之金味辛金之纏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水也似脉苦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固已與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之流通也推而言之其吉凶之於善惡亦類也

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亦足乎己而無待於外也猶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類南多氣而有蕉葉榴葉以治氣蠱螺蜆以治暑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俱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

七觀　　袁桷

翰林先生納牧[illegible]機謝白玉之堂將歸乎麻源之山旁越公孫懷牘濡穎託物喻志考圖審曲若鑑之納視言忘而意消類別而理備有郢大夫癯然褐衣

目不接乎黼黻耳無聞於律呂鞭而言曰登高能
賦滌曼荒忽智專者魂強形滯者物逐昔吳州來
觀詩東魯言有度微有據屬階於枚生濫觴於曹
王先生楚產也雲夢汗漫巫峽嶙峋胷藏腹蟠公
孫不足以教我先生殺青南山積簡羽稜若網有
綱若墨有繩舉凡暢微我其聆諸
越公孫曰大素烟熅清濁莫儀雨風露雷動植攸
孳辨方審良民用不疵六氣以沴日夭其世彼諄
諄者皇曰汝命實長厥主燥剛相其溫涼我生命
在天順以受年巖居谷飲中道以隕執書以觀有
涕沈瀾陋彭鏗之逆理兮何恣縱而益顏言技可
以進道兮吾當繇是以返觀納腸補臟潛忍莫竟
石立土踊孛彗迕逆吾猶以爲天地之病也脩身
俟命道之大經先生之正也大夫曰神之所行何
體何方拘者爲儒請更端以告僕夫
越公孫曰靈曜宣精五紀順明察幽考微法天以
行形氣芸芸吉凶畢高觀象以分韜兮靈根感不
以言繇動彰靜百神受祜虛者爲音質者爲數昔
后稷氏之職黍稷薿薿智者過謀胡盡其地力民
日作慝相攸食墨風雨斯蔽連雲岌業飛不得墜

喙履不敢仰視旁營萬家地記萌芽赭衣償蹶而
淮水復絕鑄鼎伏菽能沈于淵吁嗟而求桑林之
羞要荒擾馴王會盈庭獻琛效珍物不可枚陳雞
豚以時父恬孫嬉何助邊蔑思屈曲洲島家累千
金貲先生昔居列僊之館據要集思謂象以理明
妖由人興守諄芒法清寧却走馬于郊謝重譯之
雉陋三脊之芸熙熙陶陶舒舒夭夭不言而歲成
無營而事貞夫子不云乎一致而百慮其是之謂
乎郢大夫曰汎觀博聞於道彌損願滌耳以挾其
蘊

越公孫曰粤甘昆父唯俎豆是學擊刺坐作因民
以教蒐苗獮狩草徒卒究厥今與圖八表同曆四
貉交軌月霾風亡天桂海馳心望雲請命欵塞
千廬星環八屯山列羽林緒經飛騎鼓笈然而樂
成者難與圖事守文者不足語智嘗聞之兵農同
封耕戰同功魚鱗鴈行敵莫我敢當府散籍移萬
姓流離強帥拉脅外寇憯肌卒不可拄支後王鑒
觀法曰以繁庖者罷者恇者羸者駢頭引吮食粟
而嬉開門納兵百郡是師何草廬高吟崎嶇雜耕
何杜氏之子傳癖孔深而綫帶以征射以容觀劍

以氣言批亢擣虛孰知其隅折衝厭難莫窮其畔
至若握玄圖視龜文縱橫起止與易象相表裏者
驟語之吾懼大夫之疎眙也大夫曰兵者不祥之
器未效此知也
越公孫曰炳靈心君闢乾闔坤情聲相宣立度出
均昭昭鴻藻緗縹是存敢先論楚材而言之漻漻
乎形畏垢而將翥也霏霏乎睫承露而欲訴也荒
蹊斷葦燐滅沒而疑聚也織文揚徽攬芳菲而雜
組也少焉商飈號鳴金石琮琤逐虎搏兕轟鵰鏇
鶩寄莽蒼於一瞬乘扶搖以孤征終緩轡以就日
慷慨淪乎西傾噫悲何爲哉古有巖居之士抱奇
扶幽漱芳深林憩寂凍流澹乎其若遺窈兮其若
留鉤盤助之爲田旋盧牝荅之爲獻酬猿三疊而
墮淚鶴九轉而凝愁鉤玄探微迄無終窮瑤席敷
張高歌慨慷語初麗而終放託餘韻於宮商然此
其戔戔者耳擴拾蒼雅刮磨詰盤微粲貝編飛英
露凍何譏乎肉食之鄙猶鄭穆而嘗桓也大夫不
聞之乎鍾仁絲竹各隨其聽隆汙有時其所遭者
命摩盪堪輿吸呼羲娥矢爲帝詞叶爲賡歌五嶽
贊襄百靈護呵不棘不茨如砥如磨發潛漏泉掖

氏陽春瑰逸爲新簡絜爲真列若户居別若渭分
雍容者珩璜沖遠者英華縷絕而緒續醴甘而齊
清昔之擅名偉著耿光芳其不能以十百程也浮聲
切響直意肆志澎湃訇溘滔滔莫止据理者夸飾
言者哇嫫毋方姑射鉛刀方鏌鋣譽莫任方柰何
大夫曰文章與政通王署之職也文勝質則史更
言其大者
越公孫曰矻矻中壘校讎寖密世本年紀繫于麟
經捨相府圖書混其緯經炳麟匱汜問敢配迺
司馬氏決棲鄉鄉翳麗者爲譏激者爲刺升涉世家
表籍作紀言諸侯無史史立周圯鄙儒畫墁削章
刪凡爛火並日卒澌盡莫傳昂昂荀袁辭約義完
何堪范家至耿光緜緜相繼擬述百世一律素王
簡編如日在天熒煌高張孰敢附肩鴻化以漓研
深益疲穢者闌者襲者斷者濫者洪忍畏禍希企市價
詣不表直俚不師雅若聾鼓鐘若盲策馬元經附
記唐曆受呵後有紀略迄莫同科尹石猛志證古
比事百不一試歐陽氏出方名山所藏復大同而
小異勢不兩立其魯史之譜厥今繫諜川盈記註
櫛比故志存廢興之源典章酌損益之致登瑤山

而神骸遊鄧林而目昧眼倦効吁隨和發爛操觚之士吾將見其心報而神傳也先生登祕丘覽羣玉積石倉標朱目垂[illegible]釐[illegible]融液乎粹精囿赫胥鄉大庭大夫宜從下風而乞靈也大夫曰皇王惟熙帝霸孔熾我心增悲韓愈不爲史名以四馳何庸知焉

越公孫曰煌煌古帝別生聚方煥乎陶唐五服正邦五典率常導之無違民用熙熙授之以時聿來投孜降于三王厥緒曰萃集成于蒼姬黼黻憲章金石命令緝熙太和宣昭羣姓纖鉅之備粲乎其有秩也豐殺之制屹乎其有截也三光重輝百辟撰列歲時易[illegible]而浸淫蘖芽弱者綴旒強者鋭戈智者探囊勇者技河搏犀象屠蛟鼉飛矢請命旁午係車焱乎浮雲迅乎奔塵炙轂滑稽之士紛然而並陳棄仁恩假鬼神混君臣各馳騁而懷新數千百年人亡而說具勞乎離婁不足以一視也蕭乎王良不足以一御也其最大可病者恬泊守眞可以養身不可以治民絕性棄命黔首蠹病孟軻氏有作吾見其髡鉗而舌咋也言未既郢大夫曰天藏山中瑾瑜匿瑕問以辨之厥德日華儒者詬

病卒不能以勝何道最高子盡陳之母激母勸
叔公孫曰古昔顓蒙受業閭塾書數首通訓故是
蠱聲歌象舞目接身服相親有恒日用不瀆後帝
不相襲緣祀興文八音寥寥五禮紜紜鏗鏘莫明
而聚訟若焚鄭說乖誤後圖踵循象制益湮周官
別出議者欲一繁紊繆錯襍綱而入林適越而轅
北也類禮孔勤五厄莫存後有倣補去取未就卒
乘虬驂雲字以文合聲以音比旁行敷落侏離狄
鞮文軌同風不能以一致孔壁莫推二經蕃廡聲
牙爲今簡儷爲古謂道究三傳昌敢有語詩基文
王而周召先興首章異同衆說沸騰風雅變言美
者爲訾直者爲詆魯頌紀異秦誓告終何後學嘗
嘗迄莫之通麟麟魯經議口法吏謂齊晉無褒而
日月具刺紛若蠭蝟眇若糠粃不虛其心不明厥
視遺珠抱疑探篋積毀然此特人文之經緯政治
之用體也三聖述作包河總洛二儀生於心萬化
制乎神迎之而莫親拒之而莫存疑者遯者愕者
困者湛兮消兮委兮昭兮沈思遺物形離超兮激
迴飈兮閬而寥兮縱雲翰兮懵兮儒先從我招兮
郢大夫曰始吾見公孫疲劾若不足突梯若避辱

靡精槁神何斷斷然也今知子矣永譽處矣吾與
翰林先生徜徉此土小年大年猶以爲朝暮也

工獄

宋本

京師小木局木工數百人官什伍其人置長分領
之一工與其長爭長曲不下工遂絶不往來半歲
衆工謂口語非大嫌醵酒肉強工造長居和解之
乃讙如初暮醉散去工婦淫素與所私者謀戕良
人不得間是日以其醉於讎而返也殺之倉卒藏
屍無所室有土榻榻中空蓋寒則以措火者延啓
榻輒實屍空中空陋劃爲四五始容焉復輒故所
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而殺之訟諸
警廵院院以長仇也逮至搒掠不勝毒自誣服婦
發喪成服召比丘脩佛事哭盡哀院詰長屍處曰
棄壕中責伍作二人索之壕弗得伍作本治喪者
民不得良死而訟者主之是故常也刑部御史京
尹交促具獄甚急二人者期十日得屍不得笞既
乃竟不得笞期十日又不得期五日期三日四被
笞終不得而期益近二人歎惋循壕相語笞無已
時因謀別殺人應命暮坐水傍一翁騎驢渡橋掎
角擠墮水中縱驢去懼狀不類不敢輒出又數受

笞涉旬餘度翁爛不可識舉以聞院召婦審視婦撫而大號曰是矣吾夫死乃爾若耶取夫衣招魂壕上脫弁珥具棺塟之獄遂成院當長死案上未報可騎驢翁之族物色翁不得一人負驢皮道中過宛然其所畜奪而披視皮血未燥執愬於邑亦以鞫訊惜酷自誣刼翁驢翁拒而殺之屍藏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卒不見負皮者瘦死獄中歲餘前長奏下縛出狴犴衆工隨而譟若雖皆憤其寃而不能爲之明環視無可柰何長竟斬衆工愈哀嘆不置徧方士事無所得不知爲

計乃聚議裒交鈔百定處處置衢路有得某工死狀者酬以是亦寂然無應者初婦每脩佛事則丐者坌至求供飯一故偷常從丐往乞一日偷將盜它人家尚蚤不可既熟婦門户乃闇中依其垣屋以須迫鍾時忽醉者踉蹌而入酗而怒婦詈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微誶燭下曰緣而殺吾夫體骸異處土榻下二歲餘矣榻既不可火又不敢塡治吾夫尚不知腐盡以否今乃虐我歎息飲泣偷立牖外悉得之默自賀曰奚偷爲明發入局中號於衆吾已得某工死狀速付我錢衆

以其故偷不肯曰必暴著乃可遂書合分支與偷且俾衆遥隨我往偷陽被酒入婦舍挑之婦大罵丐敢爾鄰居皆不平偷將毆之偷遽去土榻席扳輒作欲擊鬬狀則屍見矣衆工突入償偷購反接婦送官婦吐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窮壕中死人何從來伍作款擠何物騎驢翁墮水伍作誅婦洎所私者磔于市先主長死吏皆廢終身官知水中翁即鄉瘐死者事然以發之則吏又有得罪者數人遂寢貧皮者寃竟不白此延祐初事也校官文謙甫以語宋子宋子曰工之死當坐者婦與所私者止耳乃牽聯殺四五人此事變之殺也觧仇而伏歐刀逃笞而得刃伍作殺而工婦窆貧皮道中而死梏梏赴盜而獲購此又轇轕而不可知者也悲夫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五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六

策問

國學私試策問　　姚登孫

二典之政以曆象爲先故歷代之興以正朔爲重昔三聖授受皆以曆數爲言良以是歟堯舜之事尚矣夏以建寅爲正則天時之正而人事之善也孔子嘗以告顏子顏不以爲萬世不可改歟一變而商則用丑爲正再變而周則用子爲正說者曰一王之興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則正其首事也不得以相襲然歟儒者以子爲天統丑爲地統寅

爲人統說者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是三建者皆可以爲正後儒遂謂子者天之春故周以爲正丑者地之春故商以爲正寅者人之春故夏以爲正是正即春也然則大冬嚴寒之月固可以爲春則亦毋恠夫秦人之以亥爲正歟夫詩與書學者之所質信而無惑焉者今書所載月數皆以寅紀詩之月數亦寅也獨七月之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季冬而言也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則孟冬之言也然則豳人固有二政歟而說改月者曰孟子周人也其言七八月則夏五六月其言十一月十二月則夏九月十月也然則孔子亦周人也顧曰行夏之時何歟夫孔孟學者之所折衷焉者而立言之異如此學者將孰從歟

人之言曰天者理而已自儒者之有是言也而世之言天者率求之於微妙茫忽之際而遂以其穹隆昆侖晝夜運行者爲粗迹廢而不議可不可歟古之言天有穹天者言其象穹然也有蓋天者言其形北高南下如倚蓋然也有渾天者言其體渾渾然也世之人起而見仰而戴不知其說可不可歟堯大聖人也史記其放勳之實莫先於欽若曆

象之事學者顧欲以爲粗迹掃而不議得無與弃典戾歟夫天之所以爲天者日也月也星辰也曆家以天爲天以日月五星爲天之緯其說曰周天之體凡三百六十五度及天者左旋自東而西一日行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五星右旋自西而東日最遲日行天一度月次遲日行天十三度有奇五星尤遲自古及今曆家通用其說以爲測候之準則可信不誣而儒者之說不然以天左旋一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而常過一度日月五星亦左旋日一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止而不及天一度月一日行周天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五星皆然此其說自關中大儒發之而考亭先生著其說於書夫書之有傳世爲天下道可也其參攷摸索至精且詳左旋之說將以祛千古之惑非苟焉者而曆家之論與漢唐諸儒之說並行於世皆以爲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何若是背馳歟諸生其參酌厥中務詳言之著于篇毋徒曰吾非瞽叟焉知天道儒者之學貴乎明體以適用苟志於用矣通今者語古則或乖泥古者適今則難合二者交病焉謂之有用可歟事之最古而便於民者莫井田若也

自比閭族黨州而爲郡自鄰里鄰鄙縣而爲遂自井邑丘甸縣而爲都自黃帝至周公非千五百年不能備其成之何難歟至孟子時未久也諸侯已去其籍而不可得知何其壞之速歟秦廢經界立阡陌而田始弊阡陌可開也夫其自溝而洫洫而澮澮而川遺跡豈盡堙而不可尋歟自是而降豪右兼并得以專地矣二千年間信古者通患之則有限民名田而已則有計口均田而已然其法有未行而已弊有既行而隨弊有始定而終弊者何歟豈世異事殊法固未易立歟豈井田之外皆不足爲良法歟唐初租庸調取之口分世業未幾再變而爲兩稅至于今不改豈井田復作亦無便於此法歟借曰仁政必自經界始不知給授之衆還受之冗出入之際何以使之無弊歟不知高下之則盈縮之度寬狹之制何以使之可守歟斯數者信古之士可不却顧而長慮歟昔橫渠先生慨然有意于三代之治以爲經界不正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期以數年復井田之法與學者議買田一方而井畫之以推先王之法於當今可行也苟志於行亦無不可歟諸生爲有用之學豈無志橫渠之

志者歟要使酌之古而合施之今而便田制一大議論也頗詳言之

私試策問　　吳澂

治天下之事多矣有司嘗考今古以爲其事之大者十有二稽之古而不能無疑曷可行於今歟試因識時務者議之古者冑子有教何教乎師保有訓何訓乎顯忠諸呂之謀亂與奮節甘露變故之後者孰優精忠於賢否混淆與抗疏朝廷草創者孰劣上書美莽何謬歟醉入賦詩何迂歟頗聞所以得公族之道古者力牧之外何以有六相禹皐之外何以有十六相丞相欲斬二千石與置部刺史而相府不相干者孰非丞相欲斬戲臣與小臣加官而相府不相統者孰是蕭曹舊隙何以同心姚宋不同何以戮力嚴明寬厚何以相資善謀善斷何以相用醇謹自飭才何劣而係天下安危二十四考何量與二黨交攻量何隘而爲天下輕重二十餘年何才與頗聞所以爲宰相之道古者諫無官王事無闕後世置諫大夫世道不古御史爲傳命記事果得乎御史爲平章按察果失乎擢補闕以增責臣氣謂諫議有諫臣風者孰優以中大

夫守東海諫官補刺史者孰劣守饒州而給事不肯草制可法歟除刺史而舍人封駁可嘉歟願聞所以得臺諫之道古者金馬承明之著作與設中書之官孰是尚書侍郎之起草與立學士之號者孰非取譽於貞觀與德音除書者同乎齊名於元和與號大手筆者異乎賜以宮錦與下詔而悍卒泣涕者孰賢贈以玉帶與賜詔而王逵效順者孰勝願聞所以得兩制之道直者東觀禁中之名同乎弘文崇文祕書之號異爲祕書府居於外何所始祕書閣藏於外何所因劉章元成施讎周堪丁

官揚雄班固傅毅何職黃香盧植蔡邕馬融與馬懷素褚無量何所顯乎賈逵丁鴻與張說徐堅元澹何以名乎願聞所以得館閣之道古者左右史與內史何所殊大小史與外史何以異蘭臺掌圖籍與禁中注起居孰優太史居丞相上與史館於門下省者孰是三墳五典紀之何人春秋檮杌作之何氏章程必付柱下元功必藏御史何意乎太史必職司馬科斗必職東家何見歟卻太宗觀史與卻文宗者孰賢卻張說訖言與卻李德裕者孰智願聞所以得史館之道古者稗人巡省四方與

掾史分制諸郡同乎刺史秩卑權重與州牧秩重
權專異乎刺史揚州奏二千石罪與刺史冀州不
察長吏者孰優不肯杖小史與不肯捕蝗者孰劣
補職三百不以私撓設學校變風俗與眞刺史者
孰勝單造賊壘毀淫祠破禨祥與三獨坐者孰負
百城聞風而震慄果賢乎奸贓望風而解綬果得
乎頑聞所以得監司之道古者六官掌於司馬孰
爲將漢唐大將府衛孰爲帥韓彭衛霍之功孰多
靖勳光弼之才孰愈築臺簡注而上客何以誅設
壇龍拜而椒房何以罰漢中可戰則戰非輕乎制
州可和則和非法乎朝受詔久引道與軍旅俎豆
者孰是卯受命辰出師與廟堂朝歌者孰非詩禮
彊晉而學春秋者何以有陳濤之奔輕裘平吳而
作文賦者何以有河橋之敗趙不敢東匈奴不敢
寇愈於毀家而紓國難者乎胡不敢南突厥不敢
顧愈於匈奴未滅何以家爲者乎頑聞所以得將
帥之道古者渤海潁川之良果拜守相輒見問之
功乎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豈側門俟進止之過
乎由滎陽爲中大夫與上蔡擢河南守者何如道
不拾遺蟲不犯竟與江陵反風不其伏虎者何如

肥鄉之才何以稱益昌山陽之才何以美濫賞王
成何謂賢主不識眞卿何以復國德化三異與忠
信三善孰優民不敢欺與民不忍欺孰善願聞所
以得守令之道古者學校庠序之名同乎司樂學
政國子之制異乎六德六舞干戈羽籥之制何以
殊禮樂詩書鄉司徒之教何以別置子弟貢五十
人而至百人千人而至三千人何以盛圜橋億萬
計黌舍千八百室與每歲課三科歲復增二科何
以精同一三百人太學五百人四門千三百人又
何以盛鹿鳴之歌燕堂之琴舉成送尚書何以精
博士弟子領於太常得乎國子監隸太常寺當乎
舉司隸之幡與拔朱穆皇甫規者孰優拒朱泚之
亂與褒陳仲舉留陽城者孰勝教牢脩之書何以
乎嗾張顯之誣何因乎願聞所以得學校之道古
者選部有尚書何所始尚書有吏部吏部有侍郎
何所自用人不分流品故有以引彊蹶張致相者
何法官必取之法律而財賦必取之入粟補官乎
選官清鑑與詳密者何如平允與請謁不行者何
若山公啓事與二十年天下無遺才者孰優金背
鏡與十二年留得人者孰是或無藻鑑或賢否雜

進與曳白之譏孰非或較覈失實或大納賄賂與
市瓜之譏孰劣願聞所以得銓選之道古者八元
八愷誰之苗裔鄧號毛原何所自出仕者世祿與
三衙三衛之制何以殊崇德象賢與武選文較何
以異多懋之夫三篋之士與元城之守節孰優細
柳之屯朱崖之排與蕭育之賢孰優任太子洗馬
太子庶子與校書郎博士弟子者孰勝任侍中司
空與爲郎爲中郎將者孰負父任與兄任孰賢乎
族父任與宗家任孰愈乎教子以謟者何故教子
以容者何爲或謂任子不通古今果當乎或謂雜
色入流者果宜乎願聞所以得任子之道若此十
二事者曷爲而不戾於古曷爲可行於今其詳言
之有司將以觀有用之學

廷試策問

元明善

朕聞賢聖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己無爲或不遑
暇食或寬仁恭儉或力於爲善其所以致治雖殊
及乎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辟措而鮮用頌聲作
於田里制禮作樂翕然大和而麟鳳龜龍嘉禾朱
草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莫不畢至雖帝王之美不
徒在是亦其氣之應也舜文之德化尚矣若漢之

文帝唐之太宗猶能致治如彼況薄漢唐而不居者乎今天下雖久寧謐戶口雖甚蕃滋而稼穡或傷於水旱細民或致於阻飢未能家給人足時猶仰濟縣官豈行仁義猶未盡效邪子大夫明古以識今知常而通變毋迂闊於事情毋乖戾於典則明以對朕朕將親覽焉

擬會試策問

曹元用

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國之大事也其禮之尤重者曰郊郊曰廟按周禮於冬至之日郊圜丘而春秋所書魯事或郊於春正月或郊於四月三月甚者於九月而用郊郊之時不同若是何耶鼎之彖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夫上帝而曰亨養聖賢則大亨王假有廟則用大牲其重輕之義亦安所取哉夫儀禮周禮若詩俱言尸而不言主春秋則書主而不書尸是皆神所憑依者也何爲不並言豈亦有先後之序乎抑古者兼用尸主以祀而經書特互見乎周制都宮別廟東漢以來乃易以同堂異室議者謂爲變不古若然歷魏晉隋唐宋金之久何爲而不復古制乎周天子七廟加以文武世室九獻之禮王后預焉陟降進退一

日而可遍及否抑再日而復祭乎王后齋宿當於何所百職助祭男女授受何以別乎九廟樂舞當何以處之易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說者謂既薦則簡畧不足復觀豈先王之所以事其上世者乎文王何爲以是爲訓凡茲數者皆禮之大節吾儒所當深究而明辯者也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化洽禮樂之興維其時矣諸君子由鄉貢而來大比于京師其於茲數者必燦然於胷中矣願爲我縷陳其說

廷試策問　　袁桷

蓋聞昔之聖人垂衣裳以成無爲之治稽於書傳任賢設教品節備具諄諄然命之矣是無爲者始於有爲也事久則弊唐虞之世歷年滋多不聞其有弊也治莫重於定國體尊國勢綱常之分嚴風俗之化一國體定矣善惡之類明賞罰之制宜國勢尊矣廉遠堂高上下之辨也量才授官莫得踰越國之大柄也若是者其道何以臻此記曰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王道備矣夫禮以防民樂以和志刑以禁暴政以善俗四者何所先也夙夜浚明卿大夫之德也知其邪慝則知所以儆之知其困

窮則知所以振之爲吏習常恬不知省其故何也繼體守文善論治者尤以爲難朕承累聖之丕緒宵旰圖治罔敢暇豫於變時雍若有缺然者子大夫觀乎會通酌古今之宜毋迂言高論以講詳延之美朕將有攷焉

會試策問

袁桷

夫書者即古之史也孔子刪述自唐虞二典以訖于周之文侯之命附以費誓秦誓而三墳八索九丘諸書皆芟而不録至其約史記修春秋託始於魯隱公元年寔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褒善貶惡特書屢書至獲麟而絶筆前乎唐虞之所著豈不過於文侯之命等篇而去彼取此泝平王而上沿獲麟而下豈無可紀之事而絶不爲書是皆有深意存焉司馬子長創爲史記首軒轅以逮漢武或有孔子所芟者子長乃從而録之後人翕然以爲有良史之才愛其雄深雅健凡操史筆者如班孟堅范蔚宗諸儒爭相蹈襲是祖是式而未有取法於春秋者焉豈聖言宏遠匪常人所可擬其彷彿邪自荀悅倣左氏傳爲漢記體製稍爲近古於是袁宏孫盛之徒並爲編年之書而學者或忽而不

習終不若子長史記盛行于世司馬公編資治通鑑造端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繫年叙事歷漢唐以終五代勒成一家之言淵乎博哉此近代所未有也其亦得聖人之意否乎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治定禮樂方興纂述萬世之鴻規敷闡無窮之丕績吾儒之事也故樂與諸君子討論之諸君子游心載籍聞見滋廣其於書春秋之所始終史記通鑑之所以製作必詳究而明辨之矣願聞其說

廷試策問　　袁桷

朕聞自昔聖王之治天下罔不在初政故舜之嗣位也明目達聰命九官咨十有二牧禮樂刑政之道粲然備具禹成厥功祗承于帝精一執中實聖聖傳心之要湯黜夏命以克綏厥猷爲本武王勝殷首訪于箕子天人之際明矣詩之訪落公劉書之無逸立政亦惟成王嗣服之始君臣交修以成繼志述事之業唐虞三代其揆一也維我世祖皇帝聖神啓運時則有同心同德之彥效謀輸忠故能混一區宇治化旁洽朕祗承丕緒未惟帝王事功見於經傳悉遵而行之時有古今制宜損益若稽

世祖之宏規遠畧垂統萬世夙夜寅畏以圖治安
然人才之列於庶位者猶若未及治道之達于庶
政者猶若未備予大夫其以前王之坦然明白可
行於今者何策
世祖政典之綱領當今未盡舉行者何事宜悉心
以對以輔朕惟新之治

會試策問　　虞集

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若稽古昔率
是道也吾夫子修禮正樂刪詩定書賛周易作春
秋天下萬世賴焉漢立學官經置博士名家之學
史具可考歷唐以來定爲注疏立教者用之我國
家設科取經術之士今十餘年矣擴而明之不在
學者乎夫自漢唐至于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
否悉論焉則累日不能旣其目請以耳目所共及
者而問焉易自王輔嗣之說行而言象數者隱其
有存者猶當考乎邵子先天之學可得而傳乎程
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旨意所指文義所當有異同
乎書有今文古文之辨傳者終不敢析而爲二豈
昔人成書有未可輕意者乎詩自毛傳盛行韓傳
僅見逮朱氏傳出一洒其故其有所授乎毛鄭舊

說猶有可論者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與經並行久矣至於啖趙陸氏始辨其不合而求諸經君子疑之三子之說果盡得聖人之旨乎劉氏權衡三傳益密於陸而劉傳果無餘緼乎胡氏之說其立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小戴記又有周官小戴記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弗講乎大戴之記猶有可取者乎周官之制可互考乎鄭氏之注其歸一乎此固諸君子積習而素知者其詳言之

會試策問

壹集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畜洩導止之方以備水旱之虞者其功尚矣然而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人故鄭渠鑿而秦人富蜀堋成而陸海興漢唐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爲務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地勢下者又兩霖輒成沮洳關陝之郊土多燥剛下宜於曠河南北平衍廣袤旱則千里赤地水溢則無所歸往上貽宵旰之憂至發明詔修庶政出粟與幣分行賑貸恩德甚厚然思所以永相民業以稱旨意者豈無其策乎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則灌溉之利瘠土爲

饒不善用之則泛溢湞淤湛瀆嚙食茲欲講求利病使畿輔諸郡歲無墊溺之患而樂耕桑之業甚疏通之術何先使關陝河南北高亢不乾而下田不浸其瀦防決引之法何在江淮之交陂塘之跡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復願詳陳之以觀諸君子用世之學

廷試策問

虞集

洪惟

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肇興景祚列聖繼作四征不庭鋒旗攸指靡不畢服逮我

世祖皇帝混一區寓職方所載振古未有於是建國紀元立官府置郡縣制禮樂定貢賦帝德王功之盛粲然如日星之行天四時之成歲也六七十年之間講之益明治之益習天下晏然守其盈成者又何以加之哉朕纘承正緒夙夜祗懼成我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祼太室仰而思之求盡其道而未能也夫親親莫內於九族今百世本支蕃衍盛大則既尊位重祿矣尚有以勸之之道乎尊賢莫先於百姓今世臣大家勲業昭茂則亦既富方穀矣尚有以體之之道乎多方內附之衆因其

俗而導之者亦既久矣一而同之之道尚有可充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厚之者亦既周矣協而雍之之道尚有可致者乎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朕之志也子大夫咸以道藝來造于廷其備陳之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虞集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於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存乎書皆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星辰之爲天丘陵川澤之爲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爲人三極之道有以異乎宗朝也朝廷也師旅也禮樂也佃漁也耕桑也時之所尚雖小有損益其爲治之具豈有易於此者乎然而伏羲神農黃帝之所以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可得而別歟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疇武王詢之文無異也道無異也然伏羲之作造化備矣何以有待於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猶待於箕子然則群聖之奧有待於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考之於古得之於心宜之於今亦素有其說乎朕誠以爲非伏羲神農黃帝無以爲道非堯舜無以爲

德非禹湯文武無以爲功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通予大夫其悉陳之朕將親覽焉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六